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
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爸爸」考
黎錦熙
秦音談瑣
歐陽粹莊
國語漫談(二十九)
代郵

「爸爸」考

黎錦熙

【引言】近來小學國語課本多濫用「爸爸」，不知非對稱時，北平語也以「父親」為適合。但此自是語言習慣和修辭上的問題。其實「爸爸」比「父親」古雅得多，特從「中國大辭典長編」和「宋元語詞廣證」兩稿中，抽出此詞，比次成文，登而表之，以見民衆力量之大云爾。

巴巴，八八，罷罷：爸爸也；爸爸，父也。（釋親）

按俞樾茶香室叢鈔三「巴巴媽媽」條云：明王文祿龍興慈記云：「季巴巴，王媽媽，聖祖徵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召至，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按「巴巴」俗呼父也，字亦作「爸爸」。此二人殆翁媪歟？明文林瑯琊漫鈔云：「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世襲指揮。」按此知明高皇有義父乾娘；季巴巴王媽媽殆亦此類歟？是則季「巴巴」者，明太祖徵時之義父也；「爸爸」之著書，則隆慶年，當始於元。

「八八」字則始於唐。方以

智通雅十九？

「八八」乃連語之稱「巴巴」也。唐書德宗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後。「八八」蓋連語，稱老成者曰「八八」，或「巴巴」。今回回教以老成者呼「八八」，其聲近「把」。仙傳：陶八八唐宗時道士，以丹授顏真卿者。

按舊唐書一百二十一李懷光傳：「渤海蘇州人也。貞元元年，……懷光死時年五十七。……五年，又詔曰：……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承懷光之後。」疑燕八八實夷語人名，蓋懷光死時年僅五十七，其外孫不應遽為「老成」人也。（後如元史中「八八」即為人名；元史國語解：「巴拜，寶貝也；卷七作「八八」，係宗室諸王；卷四十五作保保，卷四十六作寶寶，卷九十五作伯八，卷一百十五作伯必，卷一百六十二作「巴巴八」，卷一百八十六作「八把」，非一人，併改。）按元史尚有卷三十九之「八八」，卷一百六之「八八罕」等，皆人名也。又查通鑑二百三十三載此事亦作「燕八八」，胡三省注：「燕，於

夷翻，姓也。」似亦解為姓燕名「八八」者。）然新唐書（二百二十四上）則將「八八」二字刪去，作「以外孫燕賜姓李」，似「八八」固通稱而非特名，所謂「少年老成」者歟？（新唐書每喜刪去舊書俗語，已成通例。）按李石續博物志云：「陶八八授顏真卿碧雲丹，見列仙傳」，唐代似當有此俗稱。惟當時不必為夷語（方氏所謂「夷語」，謂從外國語譯之音也），且不必與「爸爸」「巴巴」有關（「八」入聲字，唐時尚顯明，不易混入他聲），殆原於「伯」，「伯」亦入聲，今南方俗稱長者亦多曰「伯伯」也。——南人尊稱長者，亦曰「爹」「爺」，則「父」訓也；故「伯」之與「父」，析言以釋親則異，渾言以表敬則一。今故以「八八」入本條，「伯伯」別見，互為訓焉。（如南通方言呼伯叔輩曰「伯伯」，自是「伯」字，今北平語呼夫之兄曰「大伯子」，亦音「伯伯」，而孫錦標則以「爸爸」字當之，非也。）

「巴巴」可為父老之稱，又可證之南洋華僑。清張儀儀方言別錄（藝園叢書內）引南洋雜報記：「南洋所選華人，自稱曰唐人，亦曰巴巴。」此殆因昔時土人之尊稱而用之或習者歟。

「巴」「八」皆疊用；單用則每冠以「阿」，如今方言中有呼父曰「阿巴」者（見楊秉泰客話本字）是，而韓愈文中亦有「阿八」（賈思誠鹽山新志引以證「爸」字），亦猶「阿爺」「阿爹」之類也。

「巴巴」「八八」，今北語已無平入之異；然字者不用。北語呼「父」，通作「爸爸」，讀去聲，兩語採為統一之稱呼；亦不得聽稱一般老成人，習慣然矣。例如

有一家子，只有父女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老殘遊記六，頁五六，石印本作「老子」。）

被他「爸爸」回來，一頭碰見……（又，石印本亦改作「老子」。）

按：「爸」字起於中古，始見曹魏張揖（三世紀初）之廣雅（卷六，釋親），訓「父也」（王氏無流奪）；隋書書傳雅音：「步可切」。玉篇「蒲可切」，廣韻「蒲可切」，義皆同。是惟讀音異於今之「父」（去聲），蓋濁紐，又上聲果韻，當讀「父」（加濁紐，已點上聲）；依國音例，當讀「父」上聲；但依「濁上變去」之例，則讀「父」去聲，與今僅韻母「父」之異矣）；集韻始收入去聲韻韻：「故書切：吳人呼父曰爸。」

直與今音同。（該則合吳人却不聞以此呼父者；宋之吳人始入賈乎？如今粵語，「爸」「爹」並稱，見道光二年阮元史澄等重修本廣東通志九十二，及同治十年李福泰史澄重修本番禺縣志六，而光緒刊本楊恭泰之客話本字亦云：「謂父曰阿爸，呼若巴」）

又依舊讀兼入果：「部可切；爸，爹，父也。」（五音集韻從之；後如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等皆只注舊讀。）總之，「爸」即「父」之本音，章氏新方言所謂「古無輕唇，魚模轉麻，故父為爸」是也。中古以後，「父」字讀音漸異舊音，故更造此「從父，巴聲」之形聲字耳。

「爸」字造自中古（漢末），其音更從「反之淳古」（周時），數千年來流傳於平民之口中，而今則國語之正音正字也。明清學者，多忘其期，如正字通「爸」下云：

夷語稱老者為「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爸」字。

此笑話也。其後字書者仍其說。沈博如梁章鉅（道光間）之稱謂錄（卷一），郝懿行（道光間）之韻俗文（卷四），史夢廉（同治間）之疊雅（卷十三），亦皆引據其說而無所糾止焉（梁知引

廣雅，郝但及玉篇，史則據正字通矣。又如舊唐通雅亦但引玉篇，惟云：「其字今隨方俗高下，轉為四聲，讀平曰巴，上曰把，去曰霸，入曰八」，則過論也。）

「爸」之舊讀「父」，字亦轉作「波」，正字通所謂「蜀謂老為波」是也。又謂「宋景文謂波當作囉，黃山谷疑音，號波囉」。則黃亦號「波翁」，「囉」然老翁，文人取其義耳，與「翁」「波」並無關。

字彙，蓋復出一「爸」字，正字通曰：「爸字之譌」。蓋俗書之「繁體字」也。

字亦有作「罷」者，宋時閩人呼父為「郎罷」，如黃山谷送秦少游詩：「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一本作郎伯）前」。證以集韻，似可說為「爸」之同音字，別詳「郎罷」。疊用「罷」字者，稱謂錄一：「關東呼父為「罷罷」」。不詳出處，當即現代方言，則亦「爸爸」之別字矣。

【附註】篇中所舉方言，但引或書，其實應作實際調查。現正準備機關正在着手。俟其成績發表後，再行修補。

秦音談瑣

荻舟

(一) 開場白

自今年三月，我到陝西去調查方言，昨天纔回來，一共走了五個月。這五個月的工夫，「耳聞目見」，得到的材料很不少。但正式報告，非本刊這一點小小的地方所能容，也不是本刊性質所當載。所以在這裏，我不談正式的，系統的，秦音研究，而只想在「秦音談瑣」這一個題目之下，說一些零星的，瑣碎的，小東西。這些小東西，沒有系統，不排先後，信手拈來，隨便談談，字數是或多或少，範圍是有大有小。「音」字的界限，也不嚴格。雖然以談音為主，但有時也談談「語」的問題。至於按期登載與否，也不一定，共總要談多少東西，也沒打算，老實說，不過是想憑着本刊稿件不甚擁擠時，補補餘白而已。

聲韻之學，最爲諸文學大家所看不起，客氣點的稱之爲「未來派」，不客氣的則直謂之「低能」。有時我自己也想一想，一天價說些「幫滂並明」「東董送屋」以及「送氣」「出聲」「濁上變去」之類，再加上些ㄅㄆㄇㄏㄏㄏ等等奇形怪狀的東西，也難怪一般人不能瞭解。本刊平常登些談音韻的學術論著，但也不妨來點兒通俗化、趣味化的短文。使一般讀者，容易看，喜歡看；所以我這次爲本刊補白，趣味雖不敢說，但努力往通俗作去，只要讀者能借此明瞭一點陝西方音的零碎，我的目的便達到了。

爲通俗計，我在形容擬某個方言時，盡量用漢字，其音當然要依照國音，無法利用漢字時，就利用注音符號，爲記載四聲方便或者用漢語羅馬字，再不行才用國際音標。這樣，看起來或者格外容易瞭解一點。

開言表過，接演正文。

(二) 阿搭與兀搭

到陝西，最顯著的與關外不同的詞兒，就是指示代名詞「這裏」「那裏」「哪裏」與「那個」，臨潼縣志云：

「[這搭]，此處也。」

「[兀搭]，彼處也。」

他們稱「這裏」爲「這搭」，「那裏」爲「兀搭」，「哪裏」爲「阿搭」，「那個」爲「兀個」，比如你問他：

你是阿搭人？

他答覆：

我是長安人。

你再問：

住在阿搭？

他若是好說話的，可以告訴你：

我住在城南二十里章曲鎮，

我兀搭不遠有個牛頭寺，兀搭有杜甫祠堂，兀個杜甫像塑的很好。

那便是說：他那裏不遠有個牛頭寺，那裏有杜甫祠堂，那個杜甫像塑的很好也。

有時更可以說「這裏」爲「這兒這兒」(WYAWYA)，「那裏」爲「窪兒窪兒」(XYAXYA)。我曾聽秦腔三起解，崇公道向縣三云：

我站在「這兒這兒」(WYAWYA)

YAWYA) 你站在「窪兒窪兒」(XYAXYA) 即等於國語中「我站在這兒，你

站在那兒」。XYAXYA又可以說成XYL，其音恰如國音中之「味兒」。比如你問一位陝西人「那件東西在哪裏？」他可以答覆你：

歌謠譯註

失名

青青菜，色靛靛，
兒子就怕沒有娘。
若是有娘不怕哥，
若是有娘不怕嫂，
若是有娘不怕斷了房梁。
老娘看我是梁山，
老爹看來是金苗。
哥哥看我是個癩子，
嫂嫂看我是個鬍鬚球子。

<IL<IL 4p, p'p' 31p 'Xk,
A'p WIX X'Y 111'31k.
0X2P 1X 31k 5X X'Y 22,
0X2P 1X 31k 5X X'Y 22,
0X2P 1X 31k 5X X'Y
kX'p'2 111'31k.
k231k 5p X2 P 11-1'p,
k2k1k 5p X2 P 11-11k.
2222 5p X2 P 22 1'p,
2222 5p X2 P 22 11-1'p.

Ching tsay, shaal biann hwang,
Erlitz liow pah meile niang.
Ruohsh yeou niang bu pah ge.
Ruohsh yeou niang bu pah s2.
Ruohsh yeou niang bu pah duannie barngliang,
Laoniang kann woo sh Yin-shan,
Laodie kann woo sh jin-miau,
Gex kann woo sh ge chYrtz.
Saox kann woo sh ge leu-fen nchyouutz.

「兀個在味兒」，即是「那個東西在那兒」的意思。

至於疑問的「哪裏」，用「阿搭」，其間無「阿」字或「搭」字，則均不許加「兀」尾。

只是「搭」字有時可以讀成送氣的「他」，成爲「阿他」。到了長安，走在街上，最容易聽到的是洋車夫大喊「阿搭？」，或「阿他」，那便是問你「那裏？」的意思了。

有人曾用長安土語，改唐詩一首云：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該怎價。
借問酒家在阿搭？
牧童遙指在窪兒窪兒。

「阿」國音讀XY，長安音意讀【Pi'a】，其音乃用上齒抵下唇所發破裂送氣音（詳下(三)段）。「怎價」讀音如「囉家」意思是「怎麼樣」，「阿搭」是「哪裏」，「窪兒窪兒」便是「那裏」了。

本期刊印刷注音符號加四聲符號頗爲困難，我試將這首詩用國語羅馬字，依長安方言注之（款款只得用國際音標）。

Ching ming syrjie yeu pi'a pi'a,
Low-shanq shyng renl gai tsahjia
Jieh wenn Jeoujia tsay ahda?
muhtongr yau tsyy tsay ualula

國語漫談

老談

(二十九)

郭沫若喲！

哼！王精衛

如果「文如其人」這句語不錯，一個名人所愛用的「款詞」，似乎也很有研究的價值；至少，由此可以想見其「說話」的語氣；再多一點，更可以由其語氣想見其神情、態度；充了其量

，還可以研究他的心理，以至於他的「一切的一切」。

然而茲事體大，非哥倫比亞心理博士不能爲也。爲老談止於談；研究？談不到！

郭公沫若，文學家，政治家（因爲他作過政治部主任，故云），而兼國古家也，平生無論翻譯，都極愛用「喲」，但亦只於文學作品或譯品中見之。於此可見：「喲」者，文學款詞也。汪院長精衛，政治家，革命家，而兼詩人也（有集爲證），最善用「喲」，用得雖比不上郭「喲」那麼多，却用得很是勁兒；但亦只於政治論文或演說辭中見之。於此可見：「喲」者，政治款詞也。謂予不信，請一翻「少年維特之煩惱」與「汪精衛先生演講集」，便知分曉。然而老談有對不起讀者者，即並未統計出Per cent也。

代郵

賀起龍先生：

來函所述意見甚善，當由本會與國語羅馬字促進會諸同志商酌施行。以國語羅馬字翻譯小說，爲最有力的推行方法，然而唯一的困難，說來不免令人吮牙，就是「錢」；本刊容納此項材料，可又有困難，就是字母短少，排版不熟。所以暫只能登點歌謠之類。這不把您的三項意見「否定」了嗎？其實不然。這三項意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諸同志，正在小試其端，即「國語羅馬字周刊」也。惟此刊僅供同志間研究練習之用，暫無推廣之意。等明兒我先去要一份給您寄去，以報熱心，而聯同志。編者謹覆。